目　录

伪中政校受训片断 ——高向颖（1）

简阳"信诚"的起源、发展及其罪恶活动

——曾兆荚、华次瑞（已故）（18）

回忆简阳临时参议会 ——李国瑜（23）

我所目睹罪行的片断 ——钟尔康（29）

简阳伪参议会的成立和历次选举的形形色色

——曾兆荚（34）

简阳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的片断

——曾兆荚（41）

石林商场旧址会的恶劣 ——李梦余（43）

"德兴裕"的发家和衰落 ——陈宇祥（49）

回忆"金山烟厂" ——周仲祥（60）

契治平和平武乡国民党区分部 ——陈英俊（73）

解放战争中恶棍匪首契治平的罪恶活动

——陈英俊（78）

艺人生活三十年的回忆

——柳华彩口述、（钟尔康笔记整理）（89）

施家乡哥老会的概述 ——李朝林（11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伪中政校受训片断

高同禄

我在伪中政校受训，还是1940年的事情。距今已是二十多年了。那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段生活史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些活动情况和法西斯教育如何培养人材，还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本质和反动政府官吏的丑恶面貌。所以仍然是值得回忆的。只是时间隔久了，仅凭脑子里留下的点滴印象，写了这篇文章。虽然得到冯蔚国（我受训时，他在大学部读书，1942年毕业）刘瑞生（中政校的后身，国立政治大学毕业）两位老师的帮助，提供了些思考线索，凑合了些有关情况，但还难免没有错误。希望知其内幕者予以指正。

（一）升官捷径

我是考加伪考试院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高等考试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备取而去受训的。还得从放考写起。

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被迫抗战，退到四川。为了维持它的统治地位，笼络知识分子，所谓不致"误入歧途"。又举行了已经停止几年的高等考试。

我从省立成都师范毕业，就在成都市立第一小学教书。走的是旧社会认为的读书人的末路。听说高考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正合我"向上跃"的心愿，就报考加。可是放考资格是：(1)大学毕业；(2)普通考试及格；曾任行政工作三年以上；(4)高等考试检定考试及格。前三条

（职业中学毕业）

我都没有资格。只有争取最后一条。恰好那年夏天，伪四川省教育厅受伪考试院委托，举办高考的补充考试。我就检齐证件，前往报考教育行政人员。经过几十天的赶考，三天的苦战，取得了高考的应考资格。都害了一场大病。参加各类考试的，多半是低级公务人员和小学教师，共有三百多人。及格的只有八个。

同年秋天，报载伪考试院定期举行民国二十八年高等考试的计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外交、司法官等各类。教育人员的考试科目有十科。成都是一个考区。我大病初愈，又有教学工作。加以有些科目完全没有学过，本想等待来年再考。当时许多师友极力打气。所以我又拚命赶考。这次参加考试的，只成都一区就有五百多人。绝大多数是中学教师和中低级公务员。每天考三科，考了三天半，真是考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有在考场上就晕倒的；有未终场就打退堂鼓的；还有说"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的。的确，那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革命的路。觉悟了的人，要求抗战救国，就跑到延安去，这就是前一条路。如成都市小校医赵蜀寿，省师同学郭光泽，邓承泽，他们就走的这条路。不觉悟的人，想升官发财，就前往重庆，这就是反革命的路。我选择了参加高考这条"升官捷径"，就走的后一条路。

以往几届高考及格就分发工作，"金榜题名"，"榜下知县"，倒是捷径。这届可不同，还有一段考验，须到中政校受训一年，但食

试及格，才能分发。快到年底，报上揭晓考试及格人员名单，各区共录取七十多人，名单未见有了我的名字。我也觉得喜出望外。不久，我接到伪考选委员会和伪中政校的联合通知，限在1940年元月底以前到重庆小温泉校本部去报到。我就这样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二）大学之大学

伪中政校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学校》。它的前身是《党校》，为国民党反动派豢养了许多靠吃党饭的党棍。改名后，当然是要为国民党反动派训练更多的各方面的政治奴才。

1940年2月1日就开始军事训练。天天和我们打交道的只是军事教官。随后才举行开学典礼，由教育长陈果夫主持。这个鼎鼎大名的所谓"党国要人"，原来以为如何魁梧奇伟，见面才发现是个瘦小矮鬼，说不到几句话就要咳嗽，声音也小得可怜。真是貌不惊人，令不压众。说也奇怪，不但受训的学员，就是所有的高级职员如张道藩（教务长，曾任什么部长），蒋志澄（训导长，曾任伪四川省教育厅长）等人，都一律恭恭敬敬地肃立听训。还有人专门跟他送开水、拿痰盒。我错认是公差，有人告诉我，他不是公差，而是训导员杨幕一。大概他学历虽有"功"，以后还当上了交通部的司长。

陈果夫的长篇训话，当时我没有全听清楚，至今还记得一句，"中政校是大学之大学"。大意是，校长是党的总裁蒋中正。这就不是一般的大学。受训的学员都是国内有名的大学毕业生，经过国家考试选拔的。所以是"大学之大学"。

至今想来，"大"，还不在于此，"大"还在于有个庞大的官们机构。校长下面有教育长都是挂名，很难到校。教育长下面有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人称三大巨头。也只画诺、不常办公。其中，总务长项致庄、不久就跳到南京发财去了的政权。实际拿钱做事的人，还是正式走下面的"员"字辈。如：教务员、训育员、总务员等々。校本部原有大学部，军训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我们去受训时，又附设了公务员训练部。另外还附设有专修科（在仙女洞），地政学院（在白鹤林）、边疆学校（在磨石坊）。各部、科、院、校都有主任。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以后改有普通科，是训练普通考试及格人员的），主任是考选委员张忠道。光是校本部的职员就有好几百。大的职员不是当过部长、厅长，就是当过旅长、团长。小的职员也是专员、县长、署长、连长。这不是一个庞大的文武官们机构是什么？

"大"，还在于学科的庞杂，讲师是当权人物。只拿公务员训练部高等科来说，就有总理遗教（原是中央委员邵力子讲，邵任驻苏大使后，由宣传部长陈立夫讲），财务行政（财政部长孔祥熙讲），司法行政（司法行政长谢冠生讲），计政制度（主计长陈其采讲），教育制度（教育部司长顾毓琇讲），外交仪法（外交部秘书凌其翰讲），考铨法规（铨叙部次长马洪焕讲），应用文（考选委员会付委员长沈士远讲），等々。这不是大杂烩是什么？

我以为教育行政人员只听讲教育制度，殊不知样样都要听。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这是训练"通才"。专门学问都早在大学里学好了，只是"专才"。到大学之大学来，应该通晓反动政府的各种法令规章制度，才叫"通才"。在上课时，许多人都和我一样，不感兴趣，没精打采，听不懂就打瞌睡。课前课后，却又不同。有很多人非常活跃，拥到讲师休息室拉关系，请这些"大官"题字。朱健（巴县人，四川教育学院学生）有次还把"大官"题的字向大家炫耀，说爷！部长都称我"天行兄"，还说，替我取这字，是根据"天行健"这句古话呢！也有人私下议论，这个讲师怎样，那个讲师怎样。还有些发动社会的刻划人物的对联，如：

"蒋志澄蜗营狗苟；张道藩粉面油头。"

"凌小丑只管讲吃、讲穿，动则摇头摆尾，诡象献媚的小花狗；　孔大人吸吮民脂民膏，长得心黑体胖，真是该杀的大肥猪。"

可见当时受训的人，颇类愤世的国多，怀恨不满的也有。

（三）蒋家天下陈家党

这句话，我受训前就听人说过，只当耳边风，这次懂个中道理。受训时，听到早已入党、当官多年、五十多岁的郑方叔（福建人，曾任伪县府科长）讲他还要参加考考，不要来受训的原因，才明白这句话的实在乙义。

他说："当大官要有真资格，要有后台老板。普通的国民党员或邮差，找不到实做的岗位，有了派系关係，才有靠山，才能升官。

我在官场中混了几十年，还是个"小吏"，当"帮闲"，就由于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言下不胜感慨！

他还说："我们教育长两弟兄，自成派系，身居要津，把持一切。单说教育长又是中央党部的组级部长，又是特务头子第三处的支柱，各省党政大员都要买他个面子，真是门生故吏遍天下。蒋家天下陈家党，哪个不晓得？到这个学校来受训，我们的校长是总裁，我们是教育长的门生，只凭这张毕业文凭就不少官做，何况还要拿到考核及格证书，再托上点特殊关係，当大官就有了指望！"说得眉飞色舞，恰不知他也要来磨老骨头了。

此人不仅爱讲"官经"，还爱给人看相。一下课就把圈子围起了。有人曾经问他："你为别人能当什么官，你自己呢？"他说："能当个专员"。结果他连县长分发，都没轮到。大概还没有托上关係，自愿留在学校当训育员。

话又说回来，中政校既是"陈家党"训练喽啰的工具，来受训的人自然都非入党不可。所以凡来受训的人，一进校都要填写一张详细的履历表，送给军训部的小队长审查。还要写份详细的自传，送给训导处的训导员审查。就说我那小队的队长钱凌坡看我的表上没有填写何时何地参加国民党，就打麻烦，三番两次，寻根究底追问个明白。我那小组的训导员李微颖（浙江人，曾在蒋志澄当四川教育厅长时任秘书），看了我的自传后，找我个别谈话，说和曾琢夫（我的反革命叔父，曾在蒋任四川过教厅股长）相熟。关照我要马上填写入党申

请表。表上要三个介绍人。我就请张沃肠（内江人，普考及格，曾任教厅科员）和同寝室的潘鸿松、陈怀慕介绍，填好就去。

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举行宣誓典礼。两百多人中参加"宣誓的只有二十多个。其余的早已入党。由中央监察委员张继监誓，讲了国民党的党章。陈果夫训话，他指着礼堂墙上的"忠党爱国"四个大字说：唯一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唯一救国的政党是"国民党"。党就代表国家。必须忠党，才是爱国。今天宣誓入了党，就应该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样效忠党国……。随后发的党证是"特字"多少号。介绍人都说："这个比我们'训字号''渝字号'的关系。中央党部发的重高一等。当官更可靠"。

中政校内的党组织，是直属的"特别党部"。学等和我三个大队，不分小组，是依学员类别编的。如我同组的十几个人都是我省行政人员考试及格的，正积备我的都有。每周有几天下午都要开小组会议，讨论的都很少关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每人都发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裁言论集》《国民党重要宣言和决议案》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以及《五种通规》《六大政治家》《曾胡治兵语录》等一大堆书。限定时间阅读，要加圈点、节录大纲、作阅读心得、送训导处审查。讨论题由训导处公布，讨论时各组的训导员都坐在席指导，记下每个人发言的要点。主席记录，开始由训导员指定，以后就轮流担任。记录稿也要送训导处审查。这些都是考试成绩的重要资料。

每次开会，我都如坐针毡，不像上课那样自由。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所谓"坐而论道"的清谈生活。何况论的只是"以党治国"之道呢。所以别人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我却无言可发，自惭浅薄。不说当不成文席，就是当记录听不懂南腔北调，也很困难。我在开会时，经常入神思索想文中。在小学还常听到"又补又劳商，一齐来教七"的歌声，在这"大学之大学"里，却只听到"微风吹动她的头发，点点心就的什么话"的小调。觉教如此，党国可知。我真不懂他们说的什么话呢！

（四）死、失踪和默退

所谓公务员训练，训练的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给国民党反动派训练奴才，给"陈家党"训练走狗。训练的内容，不外两项。军事训练，行动上的奴化；政治训练，思想上的奴化。小队长和训导员，就是具体执行的人物。

公务员训练部当等科举制一个大队，录取两个中队，每队一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几个小队，一个小队有十几个人。每小组编制不同，不依考试类别编队，而是混合编队的。即一个小队中有着地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会计统计人员，也有外交官、司法官。事先就编好的，进校报了到就编队，同住、同吃、同行动。

受训的两百多学员，只有李曙萍、黄宪中两个女的。其余都是男的。男学员中，年岁大的有五十多岁，小的二十多岁。不分男女老幼，跨进校门，就解掉下使衣，换上军装，绑起腿带，打起绑腿。一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由散漫惯了的人，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比上了足镣手铐还难受。

大队长（徐州人，忘其姓名）威风凛凛，官气十足。一到操场，中小队长都骂人如虎。他第一次讲话就说："你们关文官，也要懂军事。到前方当官要带兵打'关门'，在后方当官，也要带团打'大门'。"原来军事训练就为这个！他说："军人就要绝对服从，命令就是纪律，违犯纪律，就要受处分。你们应该象中队长、小队长一样服从命令。"是的，他们都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可是这些"文官"却不大听话，喊了立正，还没有站好；吹了口笛，还不放下碗筷；吹了关灯号，还不就寝。违犯了军纪，轻则罚立正，重则关禁闭。这，是训练奴才是什么？

那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重庆，一次警报，就停止军事演习，紧急集合，躲到防空洞去。行动迟缓的还要挨骂受气。晚上没有警报，也常紧急集合。不准开电灯，只有摸着黑走路，没有谁敢迟到。有次点名，少一个尹锡章，队长到寝室检查，他从铺上跌下来，折断了肋骨，卧地呻吟。还骂他自不小心。结果气愤更甚。第二天，贴到礼堂黑板报上面现了："到入黄泉，修成白骨，还没当官，却变野鬼，无理服从，伤哉痛矣！"的悼辞。更使我感到处境的险峻了！

实在的，在中政校受训，队长的气难受，训导员的气也难受的。老于世故，身历险艰的人倒还好受，大不了事，心直口快的人，就脱不了身。从下面的事就可看到。

开学几周，汤恩伯就来路了。他是巴县人，久耐建设学院毕业，

曾经去过北京。有的猜测他是过了神经病，有的怀疑他是思想有问题。他周围的人又说他是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经不住训导员的盘问。学校派人到他家里把他抓回，监视更严，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不几天又偷跑了，下落不明。学校要他家里来人。听说，家长还被乡保长扣押哩！

过后，甘伯原（四川人，任敖厅地方教育视导员），袁斐（湖南人，曾任墨脱科长），又被默退了。据说他们有什么"异党"嫌疑，理由是他们在小组会上，肯持异议，与人争论。训导员制止他们发言，他们还和训导员吵嘴。张道藩还特别到会等科来训话，说什么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总纲，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内。国共合作，共产党都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全体学员都应忠党爱国，误入歧途的要及早回头，不要自寻死路。原来这番政治教育的鬼话，就是对他们的警告。后来听说袁斐跑回湖南，甘伯原跑到南洋。他们不识字有什么，反而毒了我。使我更感到这路修错了！

他们几个，失踪的失踪，默退的默退，究竟为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请问，这不是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训练吗？

（五）假设"国民参政会"

官方宪法规定考的是《训政时期约法》。进校受训，又规定阅读《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小组会议还讨论了"权能分职"的问题。会上、训导员特别指出，政权归于"有权的人"和治权归于"有

能的人”的乙义，以及《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闭会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经过训政阶段过渡到宪政，这就是“以党治国”的国家体统。当然这些话从今天看来，它的实质是法西斯头子的一党专政，取消了孙中山的民主人义精华，蔑视人民群众是“无能的人”。而要把受训的人训练为“有能的人”。以便操纵全国人家机器。因此，接着又举行了“假设国民参政会”。

这个会，的确是名付其实的“假”的。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欧美式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但又的确是“真”的，可以看到竞选时投人贾祟争权夺位的真花样。

这个会，是公分员训练部高等科和大学部本科共同举行的。单从服装上都可看出它是壁垒分明的两党。同在一个中政校，可是大学部的学生才是嫡系，穿的黑色制服；高等科学员是旁枝，穿的是草绿色军装。训长、副训长的争夺，各种政策的争吵，就都发生在这“两党”之间。

参政员的产生，是由每个小组各选三人，再由区分部竞选。高等科大约共选出四五十人，大学部也照同样程序进行选举，选出一数目大概相当的参议员。这就是所谓区域选举。还有社团选举，大学部有什么政治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外交研究会，新闻研究会，教育研究会等々，都要选出参政员。显然，人数就要超过高等科，因为高等科没有社团组织。名额上“两党”发生争吵，十分热闹。据说高等科就

以考试类别作为社团，补选一批"有能的人"，但名额少于大学部。

在竞选参政员期间，"两党"各有区域，争夺不大，但各"党"内部仍然有斗争的。事务等科，就用各种封建关係拉票。什么大学的"同学会"，什么省籍的"同乡会"，甚至一姓的"同宗会"，都纷纷举行聚餐、茶会。我们有十几个"无能的人"，没有参加"同学会"，到参员还派人把我们拉拢来，开了个"小同年会"。因为我们都不是大学毕业，而是普考及格，或是事考铨定考试及格，或是事考及格的。虽是考试的升限不同，但同是考试及格，所以勉强称个"同年"。又要区别于本届考试及格各类举行的"同年会"，所以称个"小同年会"。

李曙萍（这里人，朝阳学院毕业，司法官考试及格）是事等科的大姐，能说会道。大家都称她是"女政客"。她的爱人梁寅九在当长宁县长，又称她是"县长太太"。在竞选参政员时，事等科的"同年"，她都请吃粉、吃花生米。在竞选议长时，不但请事等科的参政员吃饭，还请了大学部四川籍的参政员吃饭。只在下西拉票还不行，名单交往大西旗谁。她还到训导员、队长、训导长、教务长各处送礼，包括"上司"。花了一两百元的活动费。投票结果，她当选为"付议长"。"议长"被大学部夺去了。李法繇（河南人，曾任河南省府秘书，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及格）抢到了"秘书长"。掌握了实际大权，事等科的参政员们还庆祝这是竞选胜利。

开会时，礼堂前面是参政员席，后面是事等科学员和大学部学生

的旁听席。其它专修科等，也派来代表列席旁听。张道藩还在会上讲了这个"假设国民参政会"的重大意义，是为了推行"新县制"。由下而成立各级民意机关的政治演习。心想，这就是所谓"民意机关"！上自国家大事，下到学校杂活，各色各样的议案都有。家长里短，"两党"舌枪舌战，吹得面红耳赤，你骂我无好良心，我骂你丧尽天良，无奇不有。旁听科旁听席上，有的打瞌睡，有的看小说，更多的是对女参政员、女列席代表评头论足，送秋花。在每天所的新闻上，还可看到有关女参政员住活的大会花絮。这也似乎是政美议会必不可少的点缀。

(六)社会调查

哎哎嚷嚷的"假设国民参政会"，前后唱了几周，才把戏演完。接着社会调查的把戏，又开锣了。据说，这也是一项具体的政治训练。是实施"新县制"的内容之一。因为要健全县的各级行政机构，成立各级民意机关，进行文化经济建设，逐步达到地方自治，就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

首先成立"社会调查委员会"。旁听科的各个区分部书记，各个小组的组长，都是当然委员。书记分任主任委员和副书长。下设秘书、宣传、调查、统计各股。股长由组长充当。副导员另成立指导小组，指导"委员会"，进行工作。委员们负责和协调庆市南温泉管理局接洽，准备好一切。

调查的区域是"南温泉管理局"的辖区。也就是中政校的所在地

。纵横二三十里。依次有保甲分若干组，一个大组包干一保，一个小组调查几甲。大组有大组长一人，由委员兼任，负责督促、抽查、汇报；还有秘书、统计员各一人，也由统计员兼任，负责填调查报告，统计各项数字；其余委员编为小组，小组有小组长一人，组员二人，进行具体工作。

我们小组的组长王锡庚〔河北人，曾任国民党部队的政治指导员〕还有个组员就是前面提到诗人题字的宋健。大组长王XX〔江苏人，曾任伪县政府科员秘书〕先由大组长拿起画件，率领小组长前去与保长接头，拜访该保士绅，请他们指导帮助。第二天，再由小组长拿起画件率领组员前去与甲长接头，拜访各该甲的士绅。指导小组工作时要跟他们把关係搞好。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仅此一端，也可知推行的是什么样的"新县制"了。

我们调查的地点，在木蜡寺，距校将近二十里。正是五黄六月，赤日炎天。早出晚归，翻山越岭。挨家按户调查，一天又调查不了几户。因为调查表规定的项目繁多，人口一项，要填姓名、性别、年岁、文化程度。产业一项，要填自耕、租佃、水田、旱地、农具、牲畜等等。各项数目非常详细。开头几天，我们是老老实实的调查填写。一般老百姓都怕抓壮丁，隐瞒人口，谎报岁数。更不明白为什么猪、牛、羊、鸡、鸭、鹅都要填在表上，又怕派款。因此走一家要费很多唇舌，才能填好一张表。

随后，大组长来检查，说我们的进度太慢。我们说明了原因。他

说："老公事，哪里是这样！整编保甲，清查户口，只要没有'坏人'就行了。（那时所指的坏人是所谓的'异党''赤俄'分子）其它各项，何必那样认真。"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社会调查"的目的就在这里。这个"老公事"又教了我们弄虚作假，以后就填个大概不差，也不怕给查，轻轻松松的就超上了列组的速度。

转了几周，"社会调查"的戏又演完了。各种表都填好了，张道藩又讲了话，说吉等科学员为中政校做了一件大事，得到新的到一份非常宝贵的"可靠"资料，办事得力的学员都要将来安排"新生制"的骨干分子。还奖励了"有功"的人。我们的大组长，也得奖叙文列。后来还是以县长分发任用。

（七）请愿和分发

在"社会调查"快结束的时候，一天傍晚，我们回校，前面正吵吵嚷嚷的。不久就传来了请愿书。我因很实时并签了名，我也名列其上。因此又起了一场风波。

事情是这样的：快要举行复试的时候，张道藩从考试院开会回来，风传将来分发，初试正取的以荐任取任用。备取的以委任（委任三级）。于是备取"同年"大哗，认为这样的分发不合理，应该依复试成绩分发，不能依初试成绩分发。早回校的人先商量决定，第一步联名写信给张道藩，要求他转请考试院取消这项不合理的决定。如果不取消，我们就要到考试院去请愿。

调查结束，张道藩就召集备取学员讲话。说考试院关于上项决定，要大家安心准备复试，不能滋生事端。当场就有人要他转回讲话，

备取人员和正取人员同等分发。他说，分发是校长的权力，不能保证。因此又哄闹起来。队长哭在场都不能制止，训导员来才劝开了。第二天伪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又亲自来校弹压，大骂什么聚众要挟、目无法纪。真是秀才遇见兵了。要学校将这次闹事的人查办，从严处理。当天下午，备取的人都给我训导员叶去宁向，写悔过书，我真感到是奇耻大辱！

最滑稽的是，学校这时才把早已开除和默退的汤晓琴、甘伯原、余芝九个人名牌开除学籍，说他们是这次闹事的指使者。真是法天宽权！其实策动闹事的是庆景琦（江苏人，外交官考试备取，能能看，是外交部参事）他却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公推起稿的吴汉心（文发人，政官行政人员考试备取，他的叔父任非日是考选委员）他签的名又在最后。因此，他们都没有受到处分，依然留校，而且没有受审向，写悔过书。经过"大学之大学"的特殊处分，这场风波也就平静下来。

复试完毕，已是八月底了。举行毕业典礼，换个名义来"到法"。他说毕业的学员参加基层政治工作，切实推行保甲制度。因为抗战是国需要巩固的后方，推行"新县制"就是巩固后方最重要的措施。他说："一保一甲，也有几千人、几百人，就相当于军队的一个团、一个营。保长、甲长，就是团长、营长。一个'忠党爱国'的人，就要从保长、甲长作起，不要跨而校门，就想当专员、县长。"这样话，充分暴露了他们自己爬上了高官的丑恶灵魂，却要别人跟他们的灵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